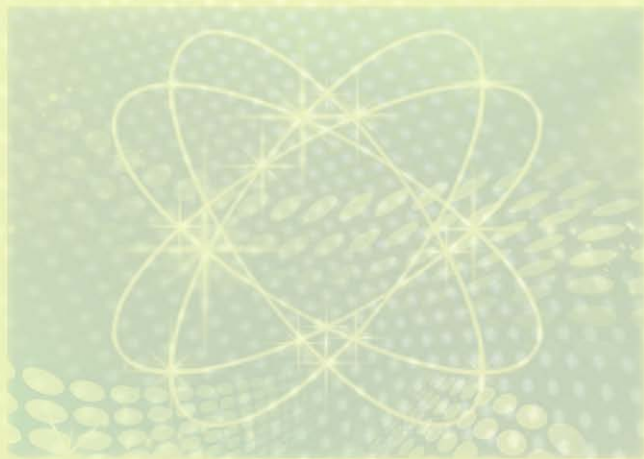


城里的月亮

俞胜 著



新华出版社

城里的月亮

俞 胜 著

北京汉风唐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校 次：	时 间：
排版人员：	核对人员：
联系电话：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里的月亮 / 俞胜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66-0128-0

I. ①城… II. ①俞…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3954号

城里的月亮

作 者: 俞 胜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徐 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 × 230mm

印 张: 18.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128-0

定 价: 36.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序

吹尽黄沙始到金

范小青

记得俞胜第一次把作品拿给我看，是在2007年，那时候我在苏州《苏州杂志》工作。俞胜给我是一篇散文，叫《梦里苏州》，文字很美，一股灵气氤氲在字里行间，加上抒发的又是对苏州的情感，应该是《苏州杂志》的最佳稿源，很快这篇散文就在《苏州杂志》发表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次发表给了俞胜一点鼓励，不久他又给我寄来两篇小说，一篇是《失落在街头的小鱼》，一篇是《杏儿红了》。我读后，觉得他的小说创作有不落俗套处，有一种内在的韵味，文字也很漂亮，当时就想，如果循此路子走下去，他的小说是有可能走向全国的。这两篇作品于2008年分别发表于《黄河文学》和江苏《翠苑》。

2008年年初，何锐先生主编的《山花》新辟栏目“未名作家”，也推出俞胜的小说《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一文。小说写两位考研人的生存状态，其实透露的是当下高校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在具有元小说意味的故事框架里以幽默的笔调书写怪诞的现实经验，读后



令人感到忍俊不禁。

初尝成功喜悦的俞胜，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止，收于本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是他此后创作的。其中《我在学报当编辑》一文，可以视作《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的姊妹篇。“我”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一所大学的学报编辑部，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工作认真负责，做好了为学报的发展贡献自己青春的打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学报人事变动时，“我”却被通知下岗。“我”去找吴校长申诉，没曾想表面儒雅的吴校长原来与品行不端的学报编辑部副主任老袁是一丘之貉。结尾时“我”的欲哭无门表现了初涉人世者不谙世事的单纯与无奈，更揭示了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阴暗。

俞胜每写出一篇小说，常常先要听听我的看法。记得收于本集中的《城里的月亮》一文，原来的标题叫《大兵的故事》。当初《大兵的故事》也没有现在的《城里的月亮》好看。我读完后，告诉他，《大兵的故事》语言缺少张力，节奏也过于缓慢。俞胜在意我的看法，据他说，他后来对《大兵的故事》作了三次修改，标题也最终确定成现在这个名字。这篇文章被《鸭绿江》杂志社的编辑在自然来稿中选中，并发表在该刊的2009年8月的头条。

《城里的月亮》描写了韩五姨等城里人对乡下人抱有因袭的歧视，但俞胜并没有止步在探讨因袭的歧视这个层面上，从乡下来的文生在城里娶妻生子，似乎已经把脚迈进城市的门槛了，但他仍然怀揣着深深的自卑。文生即使没有遭遇后来的不幸，最终也不会收获到真正的幸福，因为阿秀和前男友的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见面，都在他的心底起了波澜。在这里，俞胜其实提出了要想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不仅是身份在名称上改变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一个精神文化层面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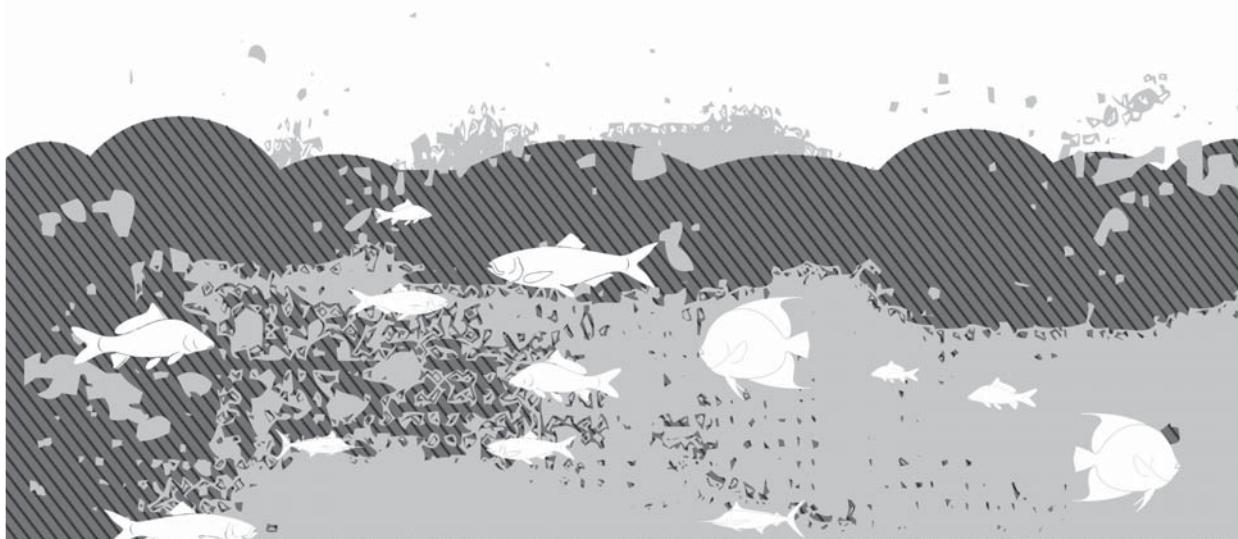
入城市的漫长过程。俞胜的小说十分重视将对生命的思考融入日常叙事之中，从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探索现代意识，吹尽黄沙始到金，这一点在同龄作家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在文学创作上，俞胜曾经对我谈他的设想，他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以写实的笔墨直书当下人生，如收于本集中的所有文字。二是以寓言的手法反映社会现实，在这方面，俞胜已经写了一个系列，有些已经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如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失落在街头的小鱼》，除此之外，还有发表于《钟山》的《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发表于《北京文学》的《人、狗、狼》，这两篇文字均被文学类选本所采用。

当然，俞胜的文学创作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这需要他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去揣摩、去摸索。但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俞胜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一种很好的自省意识，并善于汲取众家的精华。这两年，他不但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我注意到他2009年在《文艺报》发表的3篇评论，既体现出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又体现出切入视角的独到，再加上评论中对被评对象深刻感受的描述，使得他的评论既有思想又好读。

俞胜说他自己的创作理念是：把小说写得好看，把书评写成散文。在文学创作之途上，我欣喜地期待着，俞胜的创作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



目录

Chengli De Yueliang

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	1
我在学报当编辑	33
水乳交融	61
城里的月亮	99
老 乡	145
人、狗、狼	181
失落在街头的小鱼	191
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	201
花之泪	213





当我来到霞村 的时候

DANGWO LAIDAO XIACUN DE SHIHOU

我挂起的是一只小风铃
随你怎么看了

——作者题记

“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天就黑了”，我的小说想这样开头。我觉得霞村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的：村民们住的都是有着彩色屋顶的漂亮小楼，楼与楼之间有广阔的空地，枫树、樟树、柳树、棕榈、芭蕉、玉兰、玫瑰……在其间疯长；一湾清水环绕着霞村，落日熔金，晚霞飘到屋顶上、飘到树冠上、飘到三排行人的头发上，又与飞鸟一起飞到水的那边去。这是个很美的地方，把这么很美的地方作为我小说的背景，是一个好的兆头。

小说将写成80万字，分上、中、下三部，初版先印两万册吧。如果刚一上市，就出现脱销的局面，那再和出版社商量。如果张艺谋或者陈凯歌想改拍成电影，也可以跟我商量。我站在一张旧桌子上，一边把挂在门框斜上方的石英钟摘下来，一边对罗小雯说。“能写成那么多字！能吗？”罗小雯吃惊地问我。“肯定没问题，我说到就能做到。”我腾出一只手，把胸脯拍得震天响。罗小雯于是就相信了，她垂下眼帘，显得柔情万种。

我的石英钟显示这天是6月1号。二十年前，我是祖国的花朵，这是一个让我快乐的、属于我的日子。现在这个日子仍然是属于我的，没有人把它从我的手上夺走。这天我正把我的东西从我的宿舍往出搬，我要到城市的另一端，一个叫“卧薪小屋”的小屋子里，尝一个时期的胆。直说了吧，我准备报考2001年的硕士研究生，“卧薪小屋”就在我要报考的那所学校的院子里。我的宿舍在城市的这一端。大学毕业，我来单位报到的第一天，就拿到这把这间宿舍的钥匙，算起来它已经在我手上攥了9个月了。我们的单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企业，在这座城市的许多地方都有宿舍。每座宿舍楼顶都竖立一组大字，组成单位的名称，字上又装饰着霓虹灯，一到夜晚，就诱惑人地

闪烁。“来我们单位的大学毕业生，一开始就享受单身宿舍一间，另外工资福利待遇都是非常好的。譬如说，享受午餐补贴、代缴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譬如说，出国深造……”已经够了，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我迫切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我家是外地的，我已经住够了8个人一间的大学生宿舍，所以在毕业前夕双向选择招聘会上，我们单位主管人事的郭处长一摇舌头，我就毫不犹豫地签约了。

同时签约的有好几十人，没想到刚刚报到3天，我们的单位就放长假。同时签约的人都把鼻子气歪了，都说郭处长不是人，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纷纷打着跳槽的主意。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有一支笔，我的笔能写出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我已经发表了许多美丽的小散文、小小说。广州一家传媒公司还给我寄来一张小纸片儿，说只要我交800元钱，就把我的名字收入世界名人大辞典；如果再交1000元钱，可以授予我香港某大学的名誉博士。不过，我现在头脑还没有发热，我还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我的文章远没有卖点。我要是现在出一本书，只能腆着脸送人，而国内一些大学者书还没出来，就被人盗版盗得满天飞。大学者痛心疾首，心痛得要死，我是羡慕得要死。我发誓要像他们看齐。看齐的第一步，这个年头，要成为学者先得报考硕士研究生。

我还认识那所学校的莫老师。莫老师才38岁，人长得漂亮不说，还和蔼可亲。我要买一本考研专业书，找那本书把全市所有的书店都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这本书只有莫老师才有，莫老师是这个专业的普通老师。莫老师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在学习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我的宿舍面临一个菜市场，一早，卖羊肉的、卖包子的把他们的吆喝声录了音，反复播放……嘈杂声嘈嘈杂杂。晚上，隔壁邻居家有个小孩，哭啼不断，那种坚韧劲儿像歌唱家夜夜在吊嗓子。我要搬到“卧薪小屋”我能找出1000个理由，罗小雯是我的女朋友，她对我这方面的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要对她说最新培育的花生可以不用剥壳吃、长在树上，她一定会相信。不过，我要是不吃早饭，告诉她我午饭多吃点就可以给补回来，她就一改淑女像，把嗓音提高八度：“我告诉过你，这样是不可以的！”气势汹汹地像一只母老猫。这个傻丫头，在这座城市第三十一人民医院里做护士，认识我才几周，也不嫌弃我一无所有，就说要爱我一辈子。

我们的“卧薪小屋”在这所学校的北角，“思园6号楼304室”，这个住址我会记住一生，我的朋友老考现在还住在里面。在这所学校里能找到许多好听的名字，北角这一片都唤作“思园”。

“今有两室住房一套，思园6号楼304室。环境清幽，适于学习，位于本校院内。现欲出租一室，寻考研同学一位，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本人联系方式是传呼……”这则广告粗黑的黑体字，一张A4纸贴在一堵墙上，那墙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禁止张贴广告”。

所以我一眼就瞅见那则广告了。那天我从莫老师那儿买完书，莫老师的笑容让我如沐春风。而太阳还挂在中天，时间早得让人觉得倒流。我就在这所学校里逛，校园美丽得像一座公园，特别是主楼前，有一块草坪，绿草顺着缓坡慢慢漫过去，缓坡上有一株什么树，纤细苗条，正对我搔首弄姿……我疑心这份美丽也跟我的霞村一样。不，我的霞村要比这还美丽几分……我这么想着、走着，一抬头，就瞅见



那广告了。

我给“本人”打了个传呼。这个“本人”就是老考。

我和他就是这么认识的。第一回来“卧薪小屋”，老考领着我曲曲折折地往校园深处走，我们穿过“思海路”，转到“芳菲路”，道旁梧桐，树木成荫，学子腋下夹着书，行色匆匆；三两个老者鹤发童颜，德高望重地在甬道上缓缓踱着步。我想起一年前，我住够了学校这种地方，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向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我们的同学都这么说。可是飞了一年，我才知道自己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却怎么也飞不高。有的人的一生要像大鹏、海鸥那样搏击长空；有的人的一生只能像一只小麻雀在枝间跳跃。能搏击长空的就搏击长空吧，虽然我现在只是一只小麻雀，也要为绿荫添一首动听的歌。走在梧桐树下，我的心中竟然生出一些沧桑而豪迈的感觉。

“房子也是我租借的，条件非常差，兄弟，我丑话说在前，先小人后君子。”老考说：“两室的房子，我们一人住一间，房租每个月500元，我们平摊。”老考说房租虽然贵些，不过安静，适合学习，关键是他现在没有正式的工作，不挣钱，要不然，他就一个人租下来了。“虽然贵些——也没问题，安静就行，我住的那个地方非常不安静，非常不适合学习。”我告诉老考，我每个月都有一笔稿费，而且我们单位虽然放长假，但每个月生活费还是照发的，房租平摊绝对没有问题。我还顺便让他知道，我正在准备写一个长篇小说，小说将写成80万字，分上、中、下三部，老考忽闪忽闪着将信将疑的目光。

搬到“卧薪小屋”之后，我立马让他相信得五体投地。我的身上似乎有一股魔力，在“卧薪小屋”里，除了考研一事外，别的方面我都是权威。

老考长得胖乎乎的，个子不高，腮帮也鼓鼓的，脑后见腮，按照麻衣神相的说法，此人久后必反。但老考是个热情似火的青年，在我搬来之前，他已经在里面住上一年了。他的大名叫赵新考，我们在一起住了3天就无话不谈，我们谈生活、谈理想、谈爱情。赵新考告诉我，他的那个她叫刘萍，他们的关系早迈出普通朋友那一步了，要说是女朋友呢，隔着的那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要是捅破了，她肯定也像罗小雯一样来我们的“卧薪小屋”，给“卧薪小屋”添一道异样的风采。

赵新考这家伙，有时候说话不知道轻重，让人听起来不是很舒服。提起考研，赵新考说：“嗨，这一套你还能比我更熟悉？”他不会婉转一点，譬如说，你可能没有我熟悉。他说：“考研有三部曲，上辅导班、巴结导师、走后门儿。兄弟，我不怕告诉你，我去年都考过一次了，我只差了4分。兄弟，我是老考了。”后来我就叫他老考。老考的老家在河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上大学来到这座城市。从家里出来，要走半天的山路，然后乘汽车到县城，从县城再乘汽车到开封。“到了开封乘火车到北京，到北京倒一趟车就到了，方便得很。那半天的山路不用脚走也行，乘拖拉机或者农用三轮车。”老考说，那个小山村，两千年来只出了两个读书人，一个是五百年前明朝的秀才，再一个就他这么个大学生。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那里震动了，朝贺的人踩断了他家的门槛，都说小山村里飞出了金凤凰，将来指定光宗耀祖了。老考法律本科毕业，到人才市场去转了一转，他说：“我没脸回家了，只在一个法律事务所找到一份兼职，就打算报考研究生。”他报考的是法学门类的研究生。“法学门

类的小分高，要是换了其他门类的，我现在都是研一了。”老考说。

把“思园6号楼304室”叫做“卧薪小屋”是老考的得意之作。思园里有8栋楼，都是4层高，一排一排站得溜齐，这些楼仿佛是用一个模具浇铸出来的，而且结实得没法形容。40年前盖的时候，打算给这里的教职员工住上一辈子，然后再传给后世子孙。所以过去了许多年，红砖墙还是那么红，墙上的瓦还是那个灰蒙蒙的水泥色，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风雨的洗礼。但是渐渐、渐渐这些房子要拆了，消息是千真万确。我搬来的那天，白纸黑字已贴到各个门洞，说是根据教育部的精神，最迟到2002年底，都要动迁了，这里将盖成新的小区。一支五彩缤纷的歌飘过来，弥漫到思园上空，住在里面的人们，脸上大都挂着比蜜还甜的笑，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

据说“卧薪小屋”的房主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正在澳大利亚又拿学位又挣钱。我们看不到他甜蜜的笑，不知他是否偶尔想起在思园的日子，是否也憧憬这一天的到来。

月初，房主的叔叔，一个斑白头发、小个子的老者来我们这儿取房租。老考告诉过我他以前是建筑系的老师，有些怪。我倒觉得他像是学哲学的，为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困扰着，思园里只有他愁眉苦脸。他来到我们这里，他说：“这些房子怎么能拆呢，拆了，你们住哪儿？”“拆了不要紧，拆了我们都住研究生宿舍了，到了2002年底，难道还要我们在这儿尝胆不成？”第一回见到他，我就想和他开开玩笑。小个子老人和我们随便聊了几句考研的事，然后又说到房子该不该拆上。我的意思是旧的就该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要我在这儿的日子不拆就行了。“可是怎么能拆呢，你们年轻人不懂，这些房子整齐划一，从建筑风格上看，体现了我国60年代的特色，也是

我校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房主的叔叔嗓门高起来，房间顶棚上几块起了卷的墙皮“扑簌簌”地落下来。老头说：“世界上哪所高校轻易拆房子？牛津、剑桥的校舍都有多少年历史啊，而且，这房子里住过张老师、李老师、王老师，张老师、李老师、王老师现在是干什么的？这里将来都是他们的故居陈列室啊，你们年轻人，怎么一点文物保护意识都没有呢？”说着说着，竟气势汹汹地朝我举起拳头。老考朝我使了个眼色，我赶紧说：“原来是这样啊，那不该拆，那怎么能拆呢。可是现在决定要拆了，得有人找有关方面制止才对呀。”老头说：“我马上就去找校长。”说完，捋起两只袖子，义愤填膺地走了。

我们的“卧薪小屋”除了两间卧室之外，还有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所有这些门都对着一个小过厅，这个小过厅两个人拉着手，以脚为轴心，刚好能转一圈。小过厅里有一部电话，老考常常抱着这部电话倾诉衷肠。从小过厅拉开厨房的门，厨房里有一个黑乎乎的水泥槽，上面孤零零地伸着一个水龙头，这是供我们洗漱的地方。厨房里有棵木窗户，屋外有西天的月，有时圆圆，有时弯弯，还有棵歪脖子槐，歪歪扭扭地伸着枝，伸到这窗边来，似乎向我们乞讨些什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的屋子里，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台电脑是我从我的宿舍搬过来的，算是这里唯一的“家用电器”。艰难困苦算什么，但愿2000年是我丰收的一年，让我五彩缤纷的梦都在这里圆了。世上的事都充满了幽默，这个城市有个文学前辈，他出名是最近5年的事。一有名气，我们都知道了他以前的故事：他曾经怎样披荆斩棘，曾经是个怎样的穷光蛋，初中毕业乡下不务正业的农民，连媳妇都娶不上，

但是终于有一天，他突然什么都有了……他什么都有的日子，我费尽周折去拜访他，他侃侃而谈他如何创作，说得唾沫四溅，我尽量装出小学生的模样。可我拿出自己的作品请他指正时，他却装作心口疼，好像文学这块园地是他自家的玫瑰园，别人只可欣赏，不可进园种植。如果我的《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能够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如果我能够考上2001年的研究生，如果有所谓的“文学青年”来拜访我，我也会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一边语重心长地告诉这些在人生旅途上茫茫然、茫茫然，这些可怜的家伙：“你们干点什么不好呢？”一边告诉他们：“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当年在‘卧薪小屋’一边考研，一边写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困得不行，用辣椒油涂到眼皮上，那种辛苦你们都不能想象啊，你们也没有必要想象。”我保证比现在某些人在新闻媒体上说得还要动听。其实我每天该倒头睡觉时就倒头睡觉。头悬梁、锥刺股，那两个古时候的“大学问家”，今天有几个人知道？

6月份的时候，老考告诉我考研的弦没有必要绷得太紧了，外语看看，要常抓不懈，政治有考研辅导班。我觉得上不上政治辅导班无所谓，我告诉老考：“我最不相信什么权威了。”真的，我这个人时不时就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就是权威。至于专业课呢，老考咬着我的耳朵说：“兄弟，如果你跟报考的那个专业有关的老师关系铁，没准儿就能告诉你专业课的题，那你可轻松了，专业课你用两个星期复习，就够。”我一听，浑身的细胞都发热，可是我一琢磨，这些细胞又一个一个冷却了。“我没有老铁的关系”，我说：“我谁也不认识。啊，对了，还有一个姓莫的，她是那个专业的老师，不过，不是硕导，招生简章上没有她的名字。”“那也有用，那才好沟通呢，

像这种事找招生简章上那些导师？他们德高望重的，招惹烦了，可惨了——”我的眼前立刻晃过莫老师那张露出笑容的脸。莫老师，让我告诉你，谁是世上最可爱的人。

所以在6月份里，我不用太着忙，我可以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好好写写我的小说，第一步我要构思在霞村，该让谁住进来，该让谁生、让谁死、让谁他娘的远远滚开。我也要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的那样，“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对于那些出生下来就想干坏事的人都要悄悄、悄悄把他埋掉……

像老考，我可以考虑考虑是否让他在我的霞村里生活。只要他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扯着狼嚎喊：“刘萍——”跟小屋旁狗叫声此起彼伏。

搬来“卧薪小屋”才一个星期，罗小雯就来了三次。第二次，她毫不客气地打开我的电脑，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怎么样，写得怎么样了，我看看。‘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天就黑了’，嗨！俞大作家，你告诉我自己怎么勤奋，敢情这几天，你一个字没写呀！要不，你是在织皇帝的新衣？”“哪里，哪里，这不主要是忙着考研的事吗？”“你不是说6月份不着急吗？”“可是，你怎么也得准备啊，”我说。我理直气壮：“你看，昨天我干什么呢？昨天我出去看考研辅导班了。”“考研辅导班还用看吗？”“那当然了！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考研辅导班，就像赶大集似的，每个辅导班都是王婆卖瓜，你不得挑挑吗？你不相信你问老考。”

老考说：“兄弟，我觉得还是最最新考研辅导班好。他们请的老师叫崔大牛，说是刚刚从国家考研政治命题组退下来，而且最最新